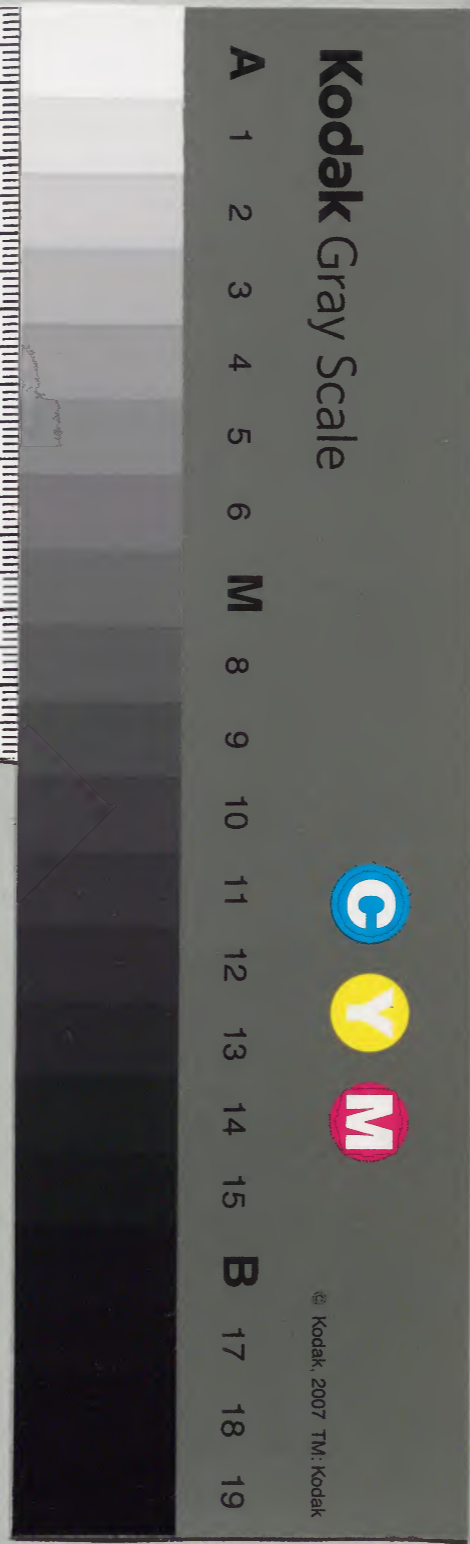


居業錄

漢書門			
九	四	五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四	五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52
冊數	4	( 3 )
函號	299	101



居業錄卷之三

淺草文庫

餘干 胡居仁 著

後學 高安陳邦瞻 重校

浮梁陳大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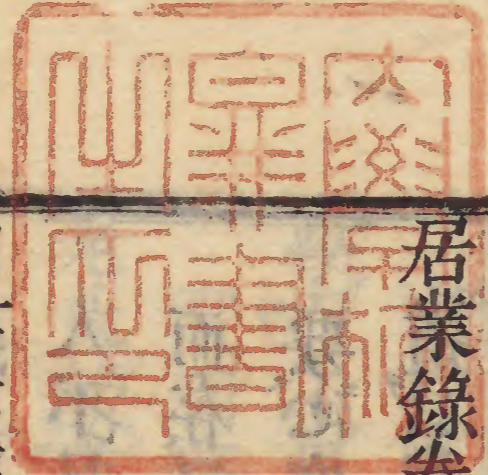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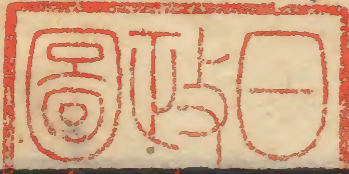
四書六經之言廣大浩博精密後世無人理會得至

程朱方理會得今因程朱之書以理會四書六經

如指諸掌只是人不立志不反之於身所以不奈

何

大本既立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窮



聖人心不離乎理理不離乎心所以純亦不已太賢  
以下必操存省察乃能不離乎理苟不操存不省  
察則與理違矣或問聖人心與理一不用操不用  
省乎曰聖人固不待操而存省而知然亦無不操  
無不省但聖人心無放逸人不見其操誠明徹照  
人不見其察所以神妙不測也曰異端亦曰不操  
而存又曰無適而非道何也曰異端不事其操只  
要心空無物既空而無則不用操矣異端未嘗見  
道只想像箇道無不在以爲無適而非道故猖狂

妄行常與道離也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要一邊學一邊思  
習而察行而著也

老氏說道德釋氏說心性故天資高者徃徃從之老  
氏以玄妙爲道德不從日用常行處體察佛氏以  
虛靈爲心性而不知五常仁義禮智信所以雖似  
見其彷彿而實非有見也

只是這箇道理更有其事聖賢隨其所指分別出來  
貫通後萬理只一理以其流行不息賦與萬物者

謂之命萬物各有稟受而此理無不全具謂之性  
性中生意粹然為衆善之長謂之仁裁度斷制處  
得其宜乃性之義儀章品節天秩燦然不亂乃性  
中之禮分別是非條理分明乃性中之智實有此  
理元無虛假謂之信見於日用各有所當行者謂  
之道通天地人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總謂之道  
其所以闔闢天地終始萬物無窮無盡謂之大極  
無非是這道理

看來朱子只任勇猛做向前去更不退縮朱子直是

### 豪氣

程子天資高其於聖賢經義優游涵泳以得之朱子  
天資大直索窮究到底不肯放過

人做工夫不可太過太過反成助長所以生病痛呂  
與叔是箇肯做工夫底人然所謂求見未發之中  
執而勿失亦是過了雖橫渠先生亦有做過了處  
如曰不舍其虛明善應之體是也程子工夫只是  
密無過處或曰過與密如何曰過則反疎  
氣質之偏皆可克治要克治氣質之偏須涵養得大

本完固則元氣壯病易除

顏子克己只就非禮勿視聽言動上做工夫不言氣質之偏物我之私者蓋能如是則氣質之偏物我之私不待克之而自無矣

顏子四勿涵養省察工夫都在裏

孟子天資本英明剛大他又去集義養氣上做工夫所以才氣愈剛大

清明剛大之氣須要養如何養只是循天理不爲物欲所屈便是

孟子直是英氣朱子直是豪氣天資合下皆大

孟子程子落下手做得親切

顏子明道隣於生知

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是他天資高然開示下學工夫使聖學門庭曉然可入二程全之

項羽當初從范增之計以立義帝當時亦是事勢當如此君臣之義既定豈可更行弑逆光武之於更始處得便好更始本不足以爲君光武漢之同姓固可中興而光武亦不殺之是善處君臣之變者

也

堯舜生朱均瞽鯀生舜禹清濁美惡變化莫測雖聖人亦莫能與也

太極是理形而上也陰陽是氣形而下也動靜是其間事

聖賢只依天理做事所以極其大與天地參霸者以智計處事便小

學者先當理會身心此是萬事之根本

天下神速莫如心天雖至健一日不過周天過一度

而已風雖急一日不過數千里心一思便思得幾

千萬年須臾便思到幾箇萬里幾箇周天蓋心具

是理理無不在千萬古共此理千萬里共此理所

以思無不到故氣速不如神速神速由於理一也

易曰神無方易無體心之靈如此可不知所養

朱子曰公卿以下士為難士以不自失為貴

凡饑荒之時在上者便當惻怛憂閔以救民為急發

倉廩以濟之方可固結民心民不怨上思亂

若非敬如何扶得心身道理起

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

天下事必君臣相遇而後可以有爲上者如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次者如桓公之於管仲燕昭之於樂毅高祖之於子房先王之於孔明皆君臣相知相契之深

文王得太公便載之後車是相知相契深故敬之至禮之重

君子小人自不相容其類不同也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進則君子退未有君子小人共治者也然則

堯用四凶豈不是小人曰堯聖人也聖君德盛勢重方可因其才而用之孔明用魏延如何曰魏延雖小人非是太姦惡故孔明亦因其才而用之存養久則理身明蓋心無雜擾而本然之善自著曰異端亦有存養其滅絕天理何也曰異端只素淨打坐澄心何嘗有戒謹恐懼主一無適工夫儒者雖存養又窮理異端不窮理所以差也苟或有智謀而從曹操是不講學之故霍光忠智有餘其妻弒許后而不誅亦是不講學之故

古今說義內者惟程子說得精程子曰處物為義又曰中理在事義在心詳味此言義內之意身見矣孔子賢於堯舜以事功言也孟子功不在禹下亦以事功言也愚以為顏曾思孟之功賢於稷契臯奭程朱之功賢於伊呂孟子以後若非程朱則天下賢賢焉人欲肆天理滅高者入於老佛卑者趨於功利生民之道息矣

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舍道德外亦無功名論語集註言忠信本也又曰五者以敬為本又曰恭

其本歟皆所以示人用力之方學問根本盡在於此

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學者須從萬殊上一窮究然後會於一本若不於萬殊上體察而欲直探一本未有不入異端者

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此是天下箇自然機會不用智計安排

奏格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



恭而天下平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  
知此則知無爲而天下治霸者之功誠小區區才  
智不足道

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秦坑儒書肆暴虐任趙高姦  
邪是自伐也豈楚漢所能伐哉漢親宦官害忠良  
是自敗也又豈曹操所能篡哉唐之敗也亦以宦  
官害忠良宋之敗也以小人害君子皆自伐也蓋  
君子退則虐政施人民怨盜賊起兵戈興國亡矣  
吾儒是隨事盡理以存其心所謂敬者只是專一謹

慎無事時心專一在此不敢怠惰有事時心亦專  
一在此事上不敢怠惰所以無事時心湛然在內  
有事時卽是這箇心去應察處置所以動靜表裏  
本末共此心只是箇專一畏敬佛氏只是硬把捉  
繫縛這箇心方其無事時把捉繫縛得住有事時  
便亂了

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  
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  
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敬之効驗處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不仁義則人道絕矣今人處事不存天理只用智計便虧却人道

范文正作事必要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則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此范公有胸合聖賢處故其進退出處超然無累行藏卷舒過於他人

人之作事只盡箇當然之道有意必固我便是私意只循其當然之理則意必固我之私可脫脫則無累矣

躬行雖難然當勉若不躬行則無以有諸己言為空言知為空知何學為哉

處天下事須得其總要如君擇相相擇諸司之長長擇其僚自然得人得人則天下事自理此實理之自然非強安排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生千生萬蓋道理是如此聖人只依他這道理做非聖人所造為也今天下大小官俱擇自吏部吏部又如何有許多眼力名姓且識不全如何識得他心性才德既不識他心性才德只

亂除他官職豈不悞事人君只好極擇天下第十  
人才全德備者爲相又相與斟酌擇六卿之長貳  
便令宰相與六卿推擇諸道憲長却令憲長推擇  
其可爲郡守者憲長又與郡守推擇其可爲縣令  
者申奏於朝君相審察其實而受其職長貳既定  
其餘察屬小官命其各舉所知隨材擬職郡縣申  
按察按察申朝廷依其所舉而授之職如此則自  
然得人或曰容其自擇察屬其法固善若或長官  
容私舉其所愛則如何曰不然表端則影正君相

既賢則所擇六卿憲長必賢憲長既賢則郡守縣  
令其有不賢者乎長貳既賢又豈肯容私以除不  
賢者爲察屬乎

窮理格物先從性情上窮究則見得仁義禮智渾然  
全具於吾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發就從  
此力加操存省察推廣擴克此便是原頭工夫根  
本學問又於日用事物人倫天地山川禽獸草木  
莫不究極其所以然明而禮樂幽而鬼神日月之  
更迭寒暑之往來歲月之交運古今風氣盛衰國

家治亂興亡民之安危兵之勝敗無不窮究方爲窮理致知之學

或問如何盡知得天下之賢朱子曰只消用一箇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人作臺諫不好人自在不得

孔子以下才莫高於明道才莫大於孟子

此道理具於吾心大小精粗無所不該守之則賢化之則聖誠之則王假之則霸竊之則姦棄之則愚無一事出此道理之外出則禍敗至

此道程朱出來發明已盡開示工夫甚親切如何今人其於自棄不自棄者又差却工夫故此道寥寥事事有一定道理須要見得明養得熟應酬之際方無滯礙

爲治須要有本末德具於己人自感化此本也修政立事處置得宜末也本正則末易施末修則本益厚然未出於本非兩事也

才之善者卽是德德之備者必有才

明道先生本領純察理精涵養熟故不動聲色天下

之事自治涵育薰陶而天下之心自化孔子以下  
第十人也

聖人在上氣勢大風化盛人之善心自長惡心自消  
觀二南之詩可見

今更有聖賢出其說不過於大學論孟中庸此後書  
莫過於小學近思錄學者能於此處真知實踐他  
書不讀無憾也

程子言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誠哉  
是言也若論文字則論孟與六經文字體面自殊

若論工夫道理則六經道理不出論孟之外六經  
工夫作用亦不出論孟之外所以學者貴自得也  
先儒以為推類以通之非也論孟六經之道本一  
何待推

霜露程子以為星月之氣朱子以為非星月之氣露  
只是自下蒸上此當從程子若其夜陰雲無星月  
便無露豈不是星月之氣朱子以露結為霜程子  
以為非是此當從朱子熱時有露無霜寒時有露  
便有霜豈熱時都感得露氣寒時都感得霜氣蓋

是寒時露凍得成霜也雪雹則是雨凍結成也高山頂上無露是被風吹散了濕氣  
朱子稱周宣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三十年科舉始得看來科舉空言真無益於事徒壞學者心術喪學者精神不如實選人才人有所感激濟得事

老氏之學是見得一箇物事在窈冥昏默中遂指爲太極釋氏是見得自己一箇精神知覺在光明不昧中遂指爲心性然皆非真物

人之太病有三一曰麓惡二曰輕浮三曰昏弱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敬也有理必有氣理所以爲氣氣乃理之所爲生萬物者氣理在其中卽爲性故說着性便遺不得理與氣但所指不同指其本原所由生之理則有善而無惡故仁義禮智何嘗不善惻隱羞惡之發無往而不善矣其爲不善是物欲害之也孟子主意是如此然物欲如何又害聖賢不得衆人如何動輒便

為物欲所害是其氣質不同也故指其本然之理而言則為仁義禮智其善可知指其稟於氣者而言則或清或濁或善或惡不能齊也或問氣何以不齊曰氣常運行交錯無一息之停所以不齊也韓子以博愛為仁雖不是猶勝以覺言仁者故朱子訓心之德愛之理又曰仁者本心之全德中庸曰仁者人也朱子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

心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合此數說而體驗之仁可得矣

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學要來身上做

朱子直是勇窮理便直是窮到底作事直是做徹底朱子曰今教官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稱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

怕人不識義理須是要教人識此如今全無此意  
 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着急  
 何用更要教設學校却好教他理會本分事業  
 古之聖主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敵國皆知之雖或  
 誅暴禁亂不得已而興師彼之人民皆心服誰肯  
 與我為敵此是箇大兵法人不識只有孟子識得  
 透

窮理須事事窮究窮去又只是一箇理讀書須  
 要章章精熟精熟後亦只是一箇理此所謂萬物

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也

禦夷狄以守禦為本不以攻戰為先此不易之定論  
 如漢武之於匈奴唐太宗之於高麗竭中國之力  
 以事夷狄致使中國虛耗人民窮困非安中國攘  
 夷狄之道夫中國德盛夷狄自賓服蓋內治修則  
 遠人服上也堅守要害次也勤兵遠討下也  
 善要自己出功名要自己出此便是鄙陋狹窄人不  
 足與有為也  
 非義而富貴不若守道而貧賤



古者民卽軍無事則畊有事則戰後世既無寓兵於農之法遂有長征兵今又有世襲軍故有民戶軍戶

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此聖王寓兵於農萬世之良法今既不行此法亦當行屯田法以免坐食之費今百官祿薄百姓窮困皆因養待食之兵屯田宜在近便處立屯如戍兵就在近邊之地耕屯郡兵就在近郡之地畊屯每一兵撥田一區其入可食六七口免其糧稅使自食其穀又可以養父母

妻子春夏秋則就在屯所小暇小習戰法冬則入邊城大講武備其田皆官府措置如此則非惟可以免坐食之患又免漕運則國自富民自足矣今日之官只有教官做不得

事雖要審處然亦不可揣度過了事雖要聽從人說亦不可爲人所惑亂擇須精行須果

天下之理雖萬殊而實一本皆具於心故感而遂通若原不曾具得此理如何通得

天地間道理無一時息人心不可一時不存

要天下富足，須要使人人去畊，又要使人人有田畊。今天下不畊而食多於畊者，如何人不貧窮？敬以直內，是無許多雜亂邪念，故內直內直，誠便存。蓋人心只有理理，本直敬則可以關防外邪，養本性。

陳公甫曠大今之有才氣底人，多喜之，所以鼓動得人。又氣魄大，中人以上為其所引，中人以下為其所驅，為害尤甚。

參同契陰符經朱子註之甚無謂，使人入異端去調。

息箴亦不當作。

凡物有兩端，自然之理也。即太極之兩儀，以此推之，動靜陰陽體用本末精粗表裏盛衰消息死生晝夜寒暑聚散於此精思而有得焉，道在是矣。

窮得此理，須敬以存之，方不失。或曰：未窮理時如何？曰：未窮理時固當主敬以立其本。

正道難行，如良玉難售，大器難用，自然之理。學者不可以其難行遂變其所守，如範我馳驅而不獲，詭遇而得禽，豈可因範我不獲而詭遇乎？然在末世。

則然遇湯武又何難行哉

觀鼻端是取至近一物以羈繫其心使動不得嗚呼  
心至靈至貴為萬事主宰而受制繫於一物可哀  
也

心與理本一心雖虛理則實心中無他物只有此理  
全具在內

一整齊嚴肅心便是在是自能整理才寬慢則心便悠  
蕩無歸着是自不能整理也

天下古今只着一箇利字害了天理秀才讀着書便

要求中科釋子誦着經便要求一箇福禪子坐着

禪便要求自己一箇快樂那裏尚有天理

學者去得一箇謀利計功之心則心下自然坦夷安

泰

今人為利而仕便不正當了縱有小小功業亦不濟

事

知止而后有定人窮理到至善處自然作事不忙不

亂

周子令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要求見仲

尼顏子人欲淨盡天理渾然處故有此樂朱子恐  
人只去望空尋樂不知天理之實必流於異端故  
又教以從事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欲罷不能而竭  
其才今人不去此處做工夫妄去自己身上尋樂  
故猖狂不實自號尋樂子者有之

文王在羑里演易周公又繫彖辭是欲以此盡天下  
古今之變以爲專爲卜筮恐不可

聖賢工夫雖多莫切要如敬字敬有自畏慎底意思  
敬有肅然自整頓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

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就此做根本凡事  
都靠着此做去存養省察皆由此

今人只是箇好高大喜竒妙憚繩檢故做出許多病  
痛

聲是天地自然之聲律度量衡皆起於此而數在其  
中黃鐘之律容秬黍一千二百是聖人先以聲定  
律之管後以秬黍積之知其然後可因是而造  
度量衡非是以秬黍制律况地有肥瘠年有豐凶  
黍因有大小安可執以爲定惟程子謂止有秬黍

彼時適當此數故以定律管非律由和恭制也  
進君子退小人此爲政第十義然須果斷以行之若  
好賢而不能進惡小人而不能退反自取禍敗  
學者持敬只就衣冠容貌視聽言動上做便是實學  
篡弒之君不能致治者蓋以其悖天理喪心德無以  
教其下而有道之賢必不肯爲之臣智力勝者僅  
能把持得任喪敗者多矣

天地萬物只是一箇理順之爲難故曰順以動天地  
如之况建侯行師乎又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

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後  
世不知窮理以智力爲治所以不能大治

人被私意所蔽天理卽亡聖人教人擇存省察所以  
要存天理去人欲也

學才倦怠便入於自棄

人雖要志氣剛大不甘作下等人方能奮發有爲然  
必尋師友講究實做工夫自當有進進而不已不  
使間斷方能有成

名卦之義與卦之象辭本難曉然孔子象傳說得已

自分明善讀者沉潛玩味則卦義卦辭皆可得矣  
 有聰明識義理不能持守而喪其本心者多矣雖曰  
 知之未真然皆因氣偏欲汨故也此持養之功所  
 以貫乎學之始終不可須臾舍也  
 聖人作事動循天理動中機會循天理則人心服而  
 化中機會則事當而易治  
 日用間事當做而不做不當做而做皆是不能省察  
 只徇己之偏也  
 作事雖要人才然人才一半是天生出來一半是聖

人作與出來如伊傅周召是天生出來如曰豈悌  
 君子遐不作人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聖人在位  
 作與出來  
 人作差了事須省察悔悟以速改之不可因循含糊  
 若能省察悔悟以改之則後事尚可少過若不悔  
 改則終身學不長而過失愈多也  
 無妄誠也誠天理之實也聖人只是循其實理之自  
 然無一毫私意造為故出乎實理無妄之外則為  
 過青循此實理無妄而行之則吉無不利不幸而

災疾之來亦守此無妄之實理而不足憂卦辭爻辭皆此意學者則當擇善而固執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象傳曰下觀而化發明觀之義最切蓋在上者下之觀仰視效上既能盡觀之義在下者安有不觀仰而化乎必以盥薦爲言者人之誠敬於此爲至盥而不薦不可以詞害意盥則必薦蓋言盥而不薦之時在下者已信而瞻仰之以見觀感之神速故下文言神道設教也奏格無言時靡有爭篤恭而天下乎無爲而治皆此義

也

禪學雖似廣大高妙其實悖繆窄隘今日只緣聖學不明許多好人都尊信之所以其風盛

人只當守定實理實理之外不可再有妄動故曰無妄行有青無攸利

讀易者當先觀象辭象傳次讀程朱傳義以發明之爻亦然程傳又有發明到象傳爻象外意者學者所當體也

志不可一日墜心不可一時放

聖人攘夷狄亦因其理而處置之非是嫌他  
唐太宗胡越一家是誇大自矜之言皆春秋不謹華  
夷之辨之義故唐世有夷狄之患

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  
今有才氣之人到老年便衰是無持養之功也

兵以仁義為本當先嚴紀律設謀制勝在後  
本義多本象傳

日用間事事省察從天理上行纔覺有私意便克去  
此進學之要

立得志定操得心定不至移易則學自進

才覺私意起便克去此是大勇

被雜事昏擾者心役於物也苟能立己事雖多常整

整不亂

整頓得心起則學自進守得心定則德愈固

才枉已便正不得人

天下人才風教繫於朝廷當今以科舉文辭取士多  
少英俊豪邁歷從那邊去此風浸久益盛隋煬帝  
開此端王教不行多由於此



孟子言性善是指本原之理而言程子兼清濁美惡  
二者皆是也論太極本然之理以為生物之王安  
有不善論動靜陰陽錯綜交運安得不有清濁美  
惡之殊知孟子之說則知吾性之本善當求復乎  
此而堯舜可為也知程子之說則知人不善者乃  
氣質之偏當變惡為美以致克復之功其有功於  
聖門有功後學非淺也

克己又言復禮是從實事上持執使入規矩法度而  
天理在我非如異端既得之後空虛無據也

今之賢者只任他天資見識作事間有窺測此天理  
來用只是所見淺終不濟事此由於學不講故也  
孟子在良知良能上體驗故曰性善荀子在情欲交  
動處看故曰性惡依孟子說則禮樂教化皆吾性  
中事依荀子說是指氣質物欲為真性故以禮樂  
教化為偽為也  
今日立心高者多流於禪以下者俱入於功利此道  
理實無告人處

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分明異端釋氏語即釋

氏見性之說他妄想出一箇不生不滅底物事在  
天地間是我之真性謂他人不能見不能覺我能  
獨覺故曰我大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殊不知物  
我一理但有偏正清濁之異以形氣論之生必有  
死始必有終安得我獨無盡哉以理論之則生生  
不窮人與物皆然

程子易傳多主事理朱子本義多主象占然有是事  
則有是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占亦非有二也  
若專主本義則似乎太拘必讀程傳方發明得盡

露是星月之氣與濕氣相感而成故夜有雲則無露  
地乾處露薄

今人多談怪異以為有者必惑於神怪以為無者只  
是硬見終不足以解時人之疑故孔子不語怪以  
此蓋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之氣而  
已其交錯變化有正邪常變易險明暗之不齊正  
而常易而明者理之正人所共知共由故不以為  
怪邪變險暗世不常有非理之正人皆驚異故以  
為怪然聖人教人只在正理上窮究正理既明不

正者可照見縱未能照亦不可先去窮他只守吾  
正理而已邪終不能勝正今仙家及巫師做把戲  
者皆有邪道但君子所不當知也

天下事不善處置則小變成大鄧茂七葉宗流黃蕭  
羊若當初處置得宜一縣尉足以制之及發也苟  
得其人郡兵足以制之及其得徹費傷許多兵力  
若王道既行仁義既興則民安物阜賢能在位百  
邪俱息自無此等事以此思之王道不行太平難  
致漢唐宋僅得小康下此皆危亡之國也故非陳

勝能起兵秦自起也非黃巾能為亂漢自亂也非  
黃巢能為亂唐自亂也非紅巾能為亂元自亂也  
道一也所指不同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邵子以  
道為天地之本又以道為太極朱子曰元亨利貞  
天道之常子思曰率性之謂道然道即理也一陰  
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是指此理行於形  
氣之中也道為太極為天地之本是指此理為造  
化之主也率性之謂道是指此理見於人身日用  
也元亨利貞是指天理之流行而言也

自大學格物致知之教不行學者所見淺陋

程子言橫渠門人守禮節沒滋味如喫木札相似言

其少窮理致知工夫於理不深造非以守禮為不

善也苟能於禮節中深體密察而謹守之則知行

兩盡此理實有諸已矣

作詩文要巧便離道只要道理條暢敘事詳明觀四

書六經可見

救弊甚難若從末上救極費力須從本原上理會則

弊自然革觀孟子明道告時君便從本原上整理

此乃善救弊者

明道學校養士劄子就本原上做故未自正朱子私

議從時弊上救便難

學者不可先去窮究神恠但只守吾正理正理既明

則自能曉之蓋不測者為神不常有者為恠非無

此事但有邪正之分耳

明道所論十事條理詳備先王之法盡於此矣當時

若能用之從容三代之治

釋氏是羈制其心之法非存心之法儒者只端嚴敬

慎每事精察不敢漫爲則心自存釋氏則反觀內  
視使心動不得屏絕思慮使心出不得或靠數珠  
念佛號或視鼻端數息數或屏絕人事面壁端坐  
或只守一箇念頭再無他念皆是制在此心不得  
妄動雜思以致虛靜及羈制之久則此心慣熟亦  
不走作噫心具萬理應萬事反被羈制如此此其  
所以天理人倫事物滅絕一歸於空寂然心是靈  
物既不走走作以至空寂之久亦有許多聰明光耀  
出來只是正理滅絕故猖狂顛倒或問今之儒者

多入異教何也曰今之儒者多喜玄妙愛虛靜貪  
快樂不曾做博文約禮工夫如何不入去

今武官世襲軍人世襲兵安得不弱如祖父智勇兼  
全可爲武官子孫或愚弱可供職乎祖父壯健可  
爲兵或子孫小弱亦可爲兵乎只合文武合一兵  
農合一遴選賢能爲之主治無事時修立教化務  
農講武有事時則簡練精壯者以爲兵

定性無內外無將迎明道不惟所見端的又工夫完  
純非去聖不遠不能如此當驗之無內外工夫猶

可能無將迎非心性已定無一毫牽引之私不能  
也  
皇極訓大中雖不甚害理終不親功惟朱子訓皇爲  
君訓極爲至極之義標準之名然後見人君以一  
身爲天下法王道根本在於此此義至精至切得  
箕子之旨矣

老氏既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沌其  
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矣釋氏既曰空又  
說有箇真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超脫輪迴則是

所謂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之學所以顛倒錯繆  
說空說虛說無說有皆不可信若吾儒說有則真  
有說無則真無說實則真實說虛則真虛蓋其見  
道明白精切無許多邪道之辭老氏指氣之虛者  
爲道釋氏指氣之靈者爲性故言多邪道以理論  
之此理流行不息此性稟賦有定豈可說空說無  
以氣論之則有聚散虛實之不同聚則爲有散則  
爲無若理則聚有聚之理散有散之理亦不可言  
無也氣之有形體者爲實無形體者爲虛若理則

無不實也問老氏言有生於無佛氏言死而歸真何也曰此正以其不識理只將氣之近似者言也老氏不識此身如何生言自無中而生佛氏不識此身如何死言死而歸真殊不知生有生之理不可謂無以死而歸真是以生爲不真矣聞佛氏說真性不生不滅其意如何曰釋氏以知覺運動爲性是氣之靈處故又要把住此物以免輪迴愚故曰老氏不識道妄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不識性妄指氣之靈者爲性

橫渠言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居仁未敢以爲然蓋氣聚則成形散則盡矣豈若冰未凝之時是此水既釋又只是此元初水也

卦之六爻以中正爲善又必有正應方可有爲蓋中正則才德不偏有正應則君臣相遇誠意相孚方可以成天下之治

明以動故豐自格物致知之學不傳學者無以進其明聖王豐大之業不行於世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敬其本歟

康節言畫前有易此說最精未畫卦之前卦之理已  
有但非聖人寫不出來禮樂亦然制禮作樂雖出  
於聖人未制作之前禮樂之理已具特假聖人之  
手以成如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  
興焉皆此意也刪後無詩却說不定如有聖王者  
作其詩固在也

近月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  
走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

明力行孰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教人博文便  
是入滋味處教人約禮便是入快活處但當先難  
後獲

古人作事從本上作所以簡要如曰舉直措諸枉能  
使枉者直是甚簡要後人作事無本受多少煩苦  
費盡力作事不得  
為政雖使民各得其所物各遂其生方盡為政之道  
然其本在於得賢才而用之取人以身故修身又  
為得賢之本未有身不修而能任賢才者



看盡天下事，只要不失其本心。心為主，事為客。以主待客，則我不勞而事治。蓋處之各得其所也。程子曰：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事。萬事各具一理，心之靈足以該具之。心存理明，天下事可不勞而治。

天下事要心去處，身去行。然物各付物，則無事矣。何謂物各付物？順理處便是。

察理精，後力行，便不難。心渾是一團理，理不明，心便欠缺，便有蔽。

處小人最難，位高勢重，可以處置。小人才高德重，可以處小人。

人才難得，可不自重自勉。

修己後，自能教人，能治人。此合內外之道。

四民各有其業，則賊盜息。今之賊盜多，是游手無業之人為之。

理明後，又持守堅固，力行純熟，此是大賢。

天地人物皆正理所為着，邪妄不得，故易多言利貞。合正理處，則事自治。見事皆是正理，合正理處，人

心自服見人心盡是正理

擒盜賊明賞罰為先昔臯陶明象刑而三苗服刑賞  
既明功罪既著能否既分則人心自奮勇氣自倍  
賊勢自消此其本也設機制勝在臨時

程子以詩文害道非是詩文害道是作詩文者志局  
於此所以為道之害若道義發於詩文又何害不  
合他專心致力於此期於工巧便與聖賢為巨之  
心不同於聖賢為學工夫必荒杜子美韓退之當  
初若能做聖賢工夫不學詩文其造必不止此

與人處當執謙然不可媚悅才媚悅則與天地正大  
之情不似誠意在我人之感不感從不從不可必  
令人言心便要求見本體察見寂然不動處此皆過  
也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察見若欲  
求察而見其心之體則內裏自相攪亂反無主矣  
然則古人言提撕喚醒非歎曰才提撕喚醒則心  
惕然而在非察見之謂也

禪學心虛靈故其機鋒迅速能驅駕扇動人但其中  
天理根源掃滅故悖繆顛倒害於世

此箇道理本然具足聖人非有加吾人非不足但人  
自棄不求

天地氣化無一息之停人物之生無一時欠今天下  
人才儘有只因聖學不講故曹倒在這裏  
聖王之兵有征無戰又無許多詭計者非是迂濶是  
他師出以正仁義素孚於人心行陣整肅號令嚴  
明兵士奮勇敢死敵人望而畏服又吾之所以征  
之者非欲殺彼之民乃誅其害民者彼民豈肯願  
與我戰此一箇天地生物之心無物我彼此之間

遠近萃夷莫不感戴豈真若宋襄于泓之戰迂愚  
無道反辱身敗師乎孫子曰兵詭道也謂詭則不  
可用竒則有之或倉卒用師或敵人強盛有不得  
不用竒也終是用竒必有殺傷之患非聖人心也  
但恩信不及所以制服其勢者不得不如此所以  
殺其人不若制其勢制其勢不若服其心  
人才入禪便以禮樂制度爲瑣碎不足爲而欲逕趨  
高妙殊不知天生聖人代天以施教化聖人制禮  
樂代聖人以成教化是天假手聖人故天不言而

萬物安聖人假手於禮樂故已不勞而教化行  
 世之愚者莫愚如老佛至愚之人也曉得箇天地父  
 母妻子也曉得有箇已身今禪家以天地為幻妄  
 已身為幻身離父母棄妻子雖天地六合之大也  
 曉不得故言一粒粟中藏世界陳獻章又要塵微  
 六合豈非愚之甚乎

聰明人多為禪學所動設使韓退之不聰明太顛也  
 動他不得

老莊之說最妄如說堯欲讓位於巢由皆假設以誇  
 其高必得舜之聖方能紹堯之治堯豈無眼睛而  
 欲讓位於巢由乎

物我一理未有修已而不能治人者亦未有已不修  
 而能治人者

不愧屋漏雖無一事然萬理森然已具於其中此是  
 體也但未發耳老佛以為空無則本體已絕矣今  
 人只言老佛有體無用吾謂正是其體先絕於內  
 故無用於外也

凡事有則循其則即理也裁而制之則為法度法度

立則弊可革然行之則在得人久或弊生又可變而通之以適於宜

聖賢一循乎天理故無繫累今山林隱士欲脫去塵俗世利以求無累異端欲屏去人事思慮以求無累山林隱士雖自遂一偏之高不足以盡天下之理然未至甚害理其清高之風猶足以激汚俗異端則天理滅絕顛倒尤甚高士一變則為異端矣易之道廣大悉備程子以事理明之朱子又多以象占推之皆可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其交錯變化高

下清濁偏正美惡無所不有故六十四卦中象占無不備事理無不該既不可專拘於事理亦不可專拘於象占也然事理又切世用

今人言心學者便要說靜時無心居仁問之設若無心亦須有理彼又應曰靜無而動有彼信以為靜時真無心與理矣夫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須臾離故靜而未有事接之時則此心未動此理未發然此時此心寂然在內此理全具於中故戒謹恐懼以存養之若真無心無理又戒謹做甚又存

養箇甚必有物在內故須主敬須存養故程子以爲靜中有物靜中雖無所知覺亦有知覺在又有因程子說靜中有物遂要察見本體看未發已前氣象此又非也靜中只有箇操存涵養曷嘗有看見察見或問周子言靜無而動有何也曰周子言無以未形而言非真無也乃無中含着也故朱子解之曰靜非無也以未形而謂之無

世間人才儘有亦多有肯做功業者只是理不明做功業不出此大學以窮理爲先也

自孟子後千四百年無人見得此道分明董子見其大意孔明天資有暗合處韓退之揣見彷彿至程朱方見得盡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真西山庶幾

窮得此理於心又須存養省察工夫到方無罅漏篡弒之人其身犯大逆若北向以臣之卽逆當也稍知義理者不爲也且古之仕者皆欲行道以濟斯民篡弒之人其身不正不可以君天下又可與之行道乎

執事敬修己以敬是事事檢點不敢妄爲君子之學  
孰過於是

聖賢之文順理以成章自然本末兼盡脈絡貫通後  
世專意爲文而理意反不足是欲巧而反不巧也  
孟子之高與後世之高不同孟子英氣渾化未盡故  
有此跡如泰山之高根脚甚大後世之高下無根  
基內無實理空自高大  
爲善最樂卽心廣體胖也

人著書才有一毫爲名便是悖逆天理古人著書皆  
不得已如耒耜陶冶生民所賴菽粟布帛生民所  
急若無益於世著之何用况詭誕浮華害於世者  
乎

認得道理真異端自惑他不得何以能識得真須實  
從事理上推究以至貫通則此道明矣

近觀三禮皆是憑天理上裁制出來蓋聖人之心  
一而用殊天下之事萬殊而一本故許多制度節  
文皆自聖人胸中流出天下後世取以爲法學者  
則當由是以窮理

其心肅然則天理即在故程子曰敬可以對越上帝  
不學聖賢則學無歸宿

諛諛二字修己治人之大病諛人者固是小人好人  
諛者自修則不聞過治人則惡政日積

自驕者必好人諛己小人由此而入故曰居上而驕  
則亡

西山真氏先心經而後政經則身心乃出治之本也  
某在佑聖觀見壁間題曰逆則處處生顛倒順則頭  
頭合自然居仁加兩字曰逆理則處處生顛倒順

理則頭頭合自然

人皆闢異端而恐其害道然不知其陷溺之由蓋其  
初只是清高隱僻之士好清閑厭世俗之煩雜及  
其久也清靜寂滅其心無所用故懸空見出許多  
物事以為道德以為心性以為太極學者須隨時  
收斂隨事省察方不陷溺若聰明人不去事理上  
體究只憑自己意見必喜高妙必至陷溺  
大抵君臣相合各從其類好道之君方能用有道之  
臣好利之君必用計利之臣宋神宗滿朝君子獨



用安石者以安石利心與神宗合也如安石憂財力困窮而言治財之道神宗即位初便言當今以理財爲急務此二人者利心相契其行泉府青苗市易等法雖攻之者甚衆終不能破二人功利固結之心也

人若日用間持守此志省察此理學便長進太極不離乎陰陽不雜乎陰陽此兩句宜細思理在氣之中所以主宰乎是氣者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理乃氣之理氣乃理之氣混之則無別二之則不是參同契陰符經皆能窺測造化之妙盜竊造化之機但不合他將來濟一身之私故違乎聖賢本中至正之道反爲學者心術之害

參同契欲關鍵耳目口三者使耳不用聰目不用明口不以言以完養神氣於內此但能養一身之私而棄天下之理世之自私者多好之故害道尤甚陰符經之言竒怪蓋聖王之道不明竒怪之士欺世之無人縱其異說而無所忌憚說者以參同契陰

符經與易同用非也易雖精微而坦夷明白中正  
廣大周遍詳悉非二書可擬

人苟能省察使事事合理則學大進矣此卽是集義  
有<sub>レ</sub>才氣底人老年多不及少年是他無學問持養  
工夫

人肯自修則喜聞過喜聞過則能來忠直之士忠直  
之士進則小人退君子進國家之治本於此不自  
修者則忌聞過忌聞過則必好諂諛好諂諛則讒  
諂面諛之人進君子退矣國家之亂本於此

人心要深沉靜密方能體察道理故程子以性靜者  
可以爲學若躁動淺露則失之矣

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  
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  
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  
禪學空虚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強合之誤矣

在上者身旣修理旣明則德望素著不待政教號令  
之出而民已歸服景仰况於設施之際事得其宜  
政教號令旣出刑罰旣施如雨露霜雪又何民之

不感悅畏服乎

天地只是一箇生物之心聖人全天地之心故仁民愛物自不能已

天地之情正大聖人之情亦正大故不爲煦煦之仁子子之義

今人有厭讀朱子傳註以爲太煩者又有博覽朱子諸書以資解說者二者皆非也憚其煩厭其卑此好簡易高大必流於異學空虛若陸子靜惡伊川之言蓋其天資過於高大有凌空駕虛之病與程

子收斂謹密實地工夫異矣况朱子博學精詳細密纖悉尤非趨簡徑樂閑曠者所便也

今人未曾做得下學工夫便欲貪求高妙如何不入異教去未曾識得聖賢作用便要建立功業如何不入權謀功利

只是一箇天理自其温和惻怛盎然於內者言之謂之仁自其剛毅斷制截然不苟者言之謂之義非判然爲兩物而不相通也如顏子爲仁而未嘗不義孟子集義而未嘗不仁如陰陽雖對立而陰中

自有陽陽中自有陰蓋仁義二理實一理也陰陽  
二氣實一氣也

程子言敬則無已可克朱子言敬則仁在其中矣皆  
一意也

做當今一箇好人須壁立千仞  
宴安如酖毒

志不可放倒身不可放弱程子曰懈意一生便是自  
暴自棄朱子曰才悠悠便是志不立

令人自置身於卑污苟賤之中却要丟去外面求貴

今天下自功利詞章之外不歸於老則歸於佛

敬只是一箇敬又曰篤敬恭只是一箇恭又曰篤恭  
是篤實做得有力不走作也

縱能窮得此理然無持養工夫此理亦茫然無歸着  
處故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

大學要緊處在致知誠意兩章故朱子以為在初學  
尤為當務之急蓋不致知而欲誠意則善惡未明

而所誠者反非天理之真而適以為妄能致知而  
不誠意則所明之善終非已有自欺欺人為害大

矣

程子曰敬下驢不起只是謹密畏慎底意

章德茂言陳公甫不害世只有今之貪利祿者為害

世是不知莠之亂苗但知蒿草之害苗也

永樂間道義名節之士未見只有許多才子出來弄

詩文

莊孔賜觀其詩只是一箇豪曠之士此風既成則天

下學者皆流於曠濶狂妄之地為害亦不細

仁是生理之具於吾心者故孔門之教以求仁為要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此聖人做

天底事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之作用又與

聖人不同

不台理事便不可為故曰非禮勿動

今之科舉文字乃取富貴之具與修己治人之道無

干涉

聖賢待異端極嚴真如待賊相似孔子曰攻乎異端

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程

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故其害為尤

甚學者當如蒲聲美色以遠之蓋異端害道如莠  
之亂苗其害大而深功利害道如衆草亂苗其害  
小而淺

要關異端當先教人學小學

韓子關異端手段低是從末上關孟子程子朱子是  
從本上說所以非韓子所及

聖賢治世是從天理上展開去所以人不可及後世  
才智之士用盡氣力只見功業之卑

聖賢之學只是修己治國平天下是從這裏出

聖賢生於治世有治世事業生於亂世有亂世事業  
事業雖殊其道則一

盡天理不以一毫私意智力撓之便是堯舜氣象  
窮理後便有才誠意後便有德

自井田之法不行人富者少貧者多

天下人才要聖人出來得位收拾隨其所長而用之  
苟無聖人在上裁而用之則清高者多隱逸才智  
者多趨功名曠大者多入異端

學只爭箇爲己與爲人若爲己則學愈博而理益明

若爲人則學博而成雜理愈偏而知愈蔽故程子以記誦爲玩物喪志也

潮是海水溢而衺上江去錢塘江淺故有湍激之勢而潮勢大揚子江水深故潮勢平先儒皆以爲潮隨月是也月臨子午則潮生子午乃陰陽之極也月臨卯酉則潮退卯酉乃陰陽之交月爲太陰水陰盛故從其類自朔以後望以前月臨午潮生月臨子汐生望以後朔以前月臨子潮生臨午汐生餘則先儒之論已備

感化者聖王爲治之本刑賞者聖王勸懲之具馭衆之柄也天下之大生人之衆雖遠近賢愚不等然莫不本於一理聖人在上盡此理於已安有不感化者哉然善者爵而賞之惡者威而刑之亦此一理中之散而萬殊者聖人豈有意爲之哉理之當然也然刑當乎理衆莫不懲賞當乎理衆莫不勸故此又爲馭衆之柄也

聖人有憂世之心無忿世之心蓋世道旣衰上無明主聖人在下只得隨時盡心拯救不可忿世而長

往也

聖賢處事每斷之以義不顧利害智謀之士專計利害不顧義理然理義者人心之同然聖賢制事以義故人心自然歸仰智謀之士多失人心以致禍害

朝廷不以德行取士天下學校根本先壞了非惟不能成人才又壞人才吾在紹興與朱繼說今之秀才有一二三分天資及入學校年久又壞了一半只有一二分天資繼以為然

今以文詞科舉取士日誘月化人皆趨於利祿逐末趨利風俗焉得不薄人才焉得不喪小小人才鮮有不沉沒者既不以德行取士不若罷去學官生員罷去科舉只行薦舉法令在朝大臣及各道郡縣采訪賢才而薦舉之朝廷君相裁量而用之則天下之人皆欲奮勵以自進於才德豈不勝於今之學校設官員生徒終日只去採截題目綴為浮詞以希富貴而於身心全不知檢德行全不知勵乎且朝廷可得些實才用此是籠法終不如程子



學制盡教養作興之道

井田之法不行田地多被富豪有智謀者用銀穀買而兼併之愚民常少衣食

春秋不與五伯者是他心術不正事事把私心去做那些仁義是假底或曰齊桓晉文若以真心去行仁義春秋亦與之乎曰若他以真心行仁義即王道也春秋不必作矣他本無明理正心之學故謂之假仁曰設使聖人爲之如何曰聖人正己而物格尊王室正侯度明理義興教化安中夏攘夷狄

上下與天地同流豈容楚人得以猶夏僭王秦晉得以坐視不朝屈完必不敢抗盟而自服矣

孟子言善政得民財是分田制井率天下之民務農重穀以生天下之財而國家亦賴其貢賦非是重歛以得民財又非如王安石用青苗市易以剝取民財大學言生財有大道則財恒足亦此意也

貢賦只合貢國家當用之物觀禹貢則可見如珍禽異獸奇花異草皆不宜令之貢向在浙江見福建貢禽鳥花草樹木費多少人工路費財力又聞番

人貢焉其費不可勝計不過供耳目之樂百姓受  
害不可勝言或曰夷狄來朝必有物來獻豈可盡  
却曰狄夷來朝獻其土物固不可却然亦須有益  
於用乃可奇玩之物受之何用况犬馬犀象難致  
之物多費供送害民必矣如買一馬一象費用多  
少人力財物况禽鳥花木止供玩好反費民財力  
以有用之物易無用之物乎使民不得耕耨以養  
父母所害尤大

金人不以布帛換金銀是他有見識

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不顯亦臨無數亦保必如此然後心純一而無間也  
必有事焉是孟子最善做工夫處人無所事則心悠  
悠蕩蕩無歸着必至外馳程子取以明持敬之道  
其義尤精孟子雖是說集義亦以見敬爲義之體  
也

未有外貌不莊心能一者

仁是天地之生理具於人心者故先儒以爲本心之  
全德蓋兼四德而爲萬善之長而統乎萬善者也

故孔門之教專在求仁其所以教諸弟子者皆是求仁功夫必至於其心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乃能當仁之全體故顏子三月不違其餘則日月至焉

學而善思則學便有進

扶陽抑陰雖聖人之用意實天理之當然蓋聖人之意即天理所在非如人之私意

桀紂失了君道故湯武不得已而伐之蓋君者所以爲天下主代天理物以養天下之民今桀紂非惟

失君道又殘民害物乃天地間一大賊也湯武不幸適在其時當救民之任故不得避伐上之嫌而坐視也

人要做事業亦是私意君子之學只是明理應事事當爲處則汲汲爲之不倦不當爲處則截然不爲故禹稷憂而顏子樂也

士君子只當守道安貧以待君上之求不當自求進求進則先失其道矣

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天地有天地便有人

物有<sub>レ</sub>人物便有<sub>レ</sub>性情有<sub>レ</sub>性情則形<sub>レ</sub>於言語詠歌自不容<sub>レ</sub>已此詩之所以作也詩既作又足以正性情辨得失與教化感<sub>レ</sub>人心動<sub>レ</sub>天地格<sub>レ</sub>鬼神此詩之本末功用也

良知良能本<sub>レ</sub>於天德之自然須要<sub>レ</sub>養不<sub>レ</sub>養則喪滅故古人自幼便教<sub>レ</sub>之洒掃應對孝悌恭敬人須要<sub>レ</sub>恭敬恭敬則惰慢邪僻之心不生德性常得其養而天下之大本在我由是以窮理修身以馴致篤恭而天下平

天下事皆從我這裏做故曰大本達道

大本立則達道自行故程子曰已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

道只有一箇體用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致曲是事事要<sub>レ</sub>必推行到極處既到極處則誠立矣誠立則不可揜故形著動變自不能已

尸居龍見淵默雷聲是道理昭然不可揜也

聖人與賢人之分只是一箇生與孰間斷與不間斷識得如何未孰如何間斷從此勉勵不息此是希

聖工夫久而聖可至矣

先主之教不行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此道之孤宜矣或曰今科舉害人多人聰明多去習科舉曰科舉雖害人多只害得中人中人已上害他不得上等人習科舉亦容易况中科後亦脫得豈如異端愈聰明者陷溺愈深若王教行則高者可爲聖賢中人亦可進爲君子

朝廷以文章取士故士子亦心心念念日夜去擬題目作文字故學官皆閑了設若朝廷以德行才能取士則人必皆奮勵以進其才修其德又何患人才不興風俗不美故乾剛一振萬類皆從人存政舉又何難哉

人有才氣者老而不見用皆汨沒萎弱不及少年此無學問克養之功聖賢則老而經歷事多閱理益精操養益熟故孔子示人以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非若後人聰明才氣之士老不及少也吳草廬言三十年前好用功亦說殺了惟孔子之言可爲萬世法

佛學心守向一路去更不去窮究天下道理所以其  
學易成如只守一箇念頭就要做成佛是其道隘  
而捷其志堅而確其心一而專非若儒者智周萬  
物道濟天下而心常存也儒者心與理一而存佛  
學心與理離而存

儒者存此心以應物心存則處事當理事得其理則  
心益存所謂內外一致心迹不分佛氏只去把持  
一箇心不去應事是絕了心之理當事物之來不  
得已而應之又要把持照着此心在腔子裏是一

邊外面應事一邊內裏持心應得外面事不曾存  
得內裏心存得內裏心又不曾應得外面事此其  
所以內外判隔顛倒猖狂戒謹恐懼小心翼翼工  
夫無所用一任狂妄高大凌空駕虛而得罪於聖  
人也昔王介甫言以高明處已以中庸待人便是  
內外心迹判爲二事處已待人分爲二理殊不知  
所謂高明者是不爲物欲所累不淪沒其本心中  
庸是事得其理無過不及也高明所以爲中庸中  
庸卽高明之所爲豈中庸之外別有一箇高明將

來處已高明之外別有一箇中庸將去待人處事應物不可徇己偏好須省察當為與不當為當理與不當理

見得道理明白利祿便不敢苟取養得此心純孰利祿自不肯苟取

治世之詩言其君上憫恤之情亂世之詩錄其室家怨思之苦范氏此說甚好

若要人民殷富國賦不<sub>レ</sub>乏須分田置井務農重穀輕省徭役使民得以盡力畊耨去冗食之官與坐食

之兵在上者躬行節儉限貴賤之等變奢靡之俗然後儲積可廣雖遇凶年民無饑困矣

屯田之法須如古者井田官買田為之分成區域每區所入可食六七人令軍人移家就佃選賢能為之帥修明戰法敦尚仁義有事則戰無事則畊非惟可免饋運又可漸復井田

義理貫通後此心便有定至不可惑亂故曰知止而後有定

此理貫徹古今無有窮盡在天為天道在人為人道

在物為物理學者惟當隨事即物以明其理致其  
 知守於已而勿失謂之忠推於事而曲當謂之恕  
 學者於義理見得分明則貧賤富貴撓不得  
 此理吾固有之物棄而不求富貴身外之物求之不  
 已是不知內外輕重之等也或曰富貴得之可以  
 榮身道義亦可以榮身乎曰此何言也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則人之所以為大者仁義也苟無仁義  
 則人道絕矣那些富貴更作何用仁義既滅敗亡  
 亦至肯成湯不殖貨利而富有四海桀紂聚鹿臺

之財終至亡國榮辱耳見矣或曰此以國言吾人  
 家乏財則衣食不足何暇治禮義曰古人以禮義  
 立身以財養身但當以義制利不以利害義故程  
 子以只營衣食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心然衣食  
 亦要合義不可苟

利極害亦至故石崇滅身亡家

老子最姦待人處事皆要處其下居其後非真有謙  
 遜自卑之心蓋見剛而居高者多危僭而居前者  
 多凶又見谷之卑下虛空眾流之所趨故欲為天



下谷而專上守其卑下居柔處懦其心實欲高於人先於人勝於人也其心詐其機玄其弄深為害甚酷後世用兵者多祖之以取勝流禍不窮也儒者之一一於理而不為利欲所雜老子之一一於虛無不為事物所雜思慮所牽

先王之兵在於救民伐暴禁亂保邦後世之兵在於利己殺人逞忿快欲

程子曰若不能涵養只是說話言人不能操存涵養則所講究之理無以有諸己適為口語而已蓋能

至敬涵養則天理本原在內聰明自生義理日明所窮之理得於己而不失故朱子以為未知者敬以知之已知者敬以守之此涵養之敬所以成始成終也

立志已定用功不差潛心積慮之久義理自當融會事事理會過至於融會貫通以造於約則天下古今之理在我有何不快活

只一箇正大道理聖主在上發出來鼓舞得天下人起區區計謀不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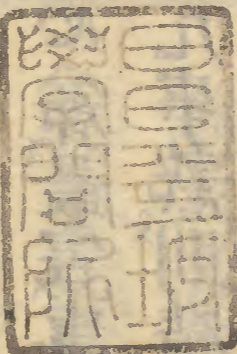
聖人爲政感發天下人心同歸於善如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所以其民皞皞伯者之政是用其私意智力假仁義以收人心故其民歡娛然其所感者私而挾所爲者險而勞是以功烈之卑也除去私意便是仁

理不離乎氣氣清明者理亦明氣昏濁者理亦昏氣剛大者承載任荷得道理起氣弱小者便承荷不得氣龐者雖能承載反隔蔽了道理故孟子集義養氣擴前聖所未發程子每稱之

孟子集義養氣故其才剛大發越心龐最害事心龐者敬未至也

凡事熟則精精則巧巧則神工輪子之巧師曠之聰伯牙於琴匏也於瑟義之於字皆至熟至精而神生焉聖人之於天理至熟至精故神妙不測也女色之害甚酷小則亡身大則亡國紂嬖一姐已而殷之宗廟社稷滅亡幽王嬖一褒姒宗周喪滅文姜淫而殺魯桓齊襄二君宜姜淫而衛爲狄滅女色之害可勝言哉

人不<sub>レ</sub>以<sub>レ</sub>饑渴之害爲<sub>レ</sub>心害則過<sub>レ</sub>人遠矣



居業錄卷之三終

寬政戊午

